秦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文帝

鼂錯潁川人御史大夫

上言兵事論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內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

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踈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邉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徃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刦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畮古畝字）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
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
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
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
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
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

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袁盎楚人中郎

諫文帝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騎倚衡也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張釋之堵陽人廷尉

諫拜嗇夫

文帝詔釋之拜虎圈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

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漢書作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論犯蹕法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

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
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
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馮唐安陵人車騎都尉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問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六韜有選車之法)彀騎萬三千(彀謂引弓之騎)百金之士十萬(百金喻其貴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

誅李牧（開是趙王寵臣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漢書作嵩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

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田叔趙陘城人魯相對文帝問長者

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

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敎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冐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鄒陽齊人

獄中上吳王書

陽事吳王濞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王下

[illegible]陽獄故陽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子胥自刭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荊軻見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揕其胸於期從之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白圭戰

亡六城爲魏取中山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不容

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覇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强覇諸侯寺人勃鞮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管仲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東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覇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

敖楚之處士也三爲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相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劒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皁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怒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

緹縈（大倉令淳于意女）

上文帝書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

漢景帝

鄧先（謁者僕射）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景帝三年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公校擊
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
公曰
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
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
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
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枚乘字叔淮陰人

奏吳王書

乘初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又重鎮之繫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其高墜入于深淵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微切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歒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

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統斷幹（統古綆字殫盡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無忌常總五國却秦有地

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言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

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以海水朝夕爲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

王之都會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漢武帝

董仲舒 廣川人 膠西相

賢良策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曰旋詩曰夙夜匪解解怠也書云茂哉茂哉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繇與由同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

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

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灾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

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書春王正月）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謂年首稱春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
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
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
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
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
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
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溢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溢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孰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

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耗不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

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爲善不必免而犯惡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

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耤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

乂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始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天子又復冊之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

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

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
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
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
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
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
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
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公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廹蹵民日削月朘朘音拙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蓄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

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
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
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
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
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

運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

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郊祀對

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爲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握謂長不出膚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注白牡殷牲也騂犅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名之養之三月而牲成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秩謂日食粟料有品以養牲之芻秩飼其母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

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

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主父偃 臨菑人 謁者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者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

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腄在東萊音縋）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而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徐樂 趙人中大夫

上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

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

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終軍濟南人

白麟奇木對

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每足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終軍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粤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音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也左傳戎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

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

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

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

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勸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

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

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

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

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

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 主爵都尉

上言破東越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

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王褒字子淵蜀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良馬低頭齧至厀故曰齧厀駕則旦至故曰乘旦王良執靶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靶音霸謂轡也韓哀附輿韓哀韓文侯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經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鼓刀謂屠牛於朝歌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

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

爲之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絶
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

西漢書疏卷之三 終